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，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，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，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如今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，很多已不在人世，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，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，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


扫一扫，
看八千湘女
的精彩人生。

战友情深！我在新疆有了超越血缘的儿女

口述/文祝健 文/方雪梅

湘女档案



文祝健，1934年出生于长沙，1951年入疆，在新疆二军四师卫生部当护理员，后为独立卫生营会计，之后跟随丈夫前往和田军区。1981年转业回到长沙，在长沙机床厂工作，直至退休。现居长沙。

舍不得我远行，父亲躲在柜子后恸哭

1951年，我做了此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，跑到驻扎在长沙营盘街的新疆军区招聘团报名，要求参军去新疆，且已被批准。

当年的我17岁，与许多同龄人一样，受新中国新思想的影响，渴望投身国家建设事业；另一方面，我也希望减轻家庭的负担，让被艰难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父母，稍微直一下腰。

那天，我从街上回家，推开门，就听到柜子后传来一阵男人的恸哭声，那是一种拼命忍，却实在忍不住的声音。我蹑手蹑脚走过去，定睛一看，赫然发现，躲在无人处哭泣的，竟然是我父亲。一刹那，心里涌上剧烈的酸楚，我凑近他，轻轻地问：“爸爸，你怎么了？”他慌忙转过背，用衣袖迅速地擦了擦眼角，然后，他摸出一个小布包，一层层揭开，露出来五块白色光洋。他拉过我的手，将光洋郑重地放进我手心：“崽，这是我设法凑的一点钱，你随身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……”

得知我们3月6日离开长沙，父亲声音低沉，说：到时我们来车站送你……你到队伍上就好好干，莫挂记家里……

不料，我们进疆的时间提前了一天，改为3月5日了。出发时，在火车站的月台上，我没有见到送行的家人。这一瞬，即将离别故土的我，忍不住泪水盈眶。

“就是死，我也不掉队”

3月8日，火车将我们送到了古城西安，大家在这里休整了几天。我身体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，发烧、晕车、吃不下饭。我咬紧牙关，坚持随上百人的队伍坐汽车从西安向兰州进发。

颠簸四天后，我们抵达兰州。兰州的气温很低，寒风刮在皮肤上，像风刀在刺人。部队给大家发了御寒的羊皮大衣，没有经过工业处理的羊皮，有一股怪怪的膻骚味。这时，我不争气的身体，旧疾没痊愈，双腿又出现了肿胀，连该来的“生理期”也断了。眼见我头痛欲裂，虚弱不堪，部队领导建议我留在兰州治疗。我坚持要随大部队入疆，领导只得同意我随队继续西行。

4月24日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位于喀什的解放军二军军部。此时，我的身体经军医和战友们的细心护理，已如木香吐绿，回归春阳了。

不久，我们被分到了二军四师卫生部，5月中旬，我到了四师卫生部下属的休养所当护理员，负责照顾相对轻症的伤病军人们。

几个月后，南疆进入冬季，气温骤降，因衣被不足以御寒，我们南方来的女兵更感到苦寒难挨。一个女孩实在是扛不住，提出与我同睡，用她那床只有里子没有面子的被子做垫絮，我的4斤棉被当盖被。这样，“抱团取暖”才抵抗了这冬日的苦冷。

穿着旧军服出嫁，在土坯房里安家

一年后，我们师卫生部整编为独立卫生营。1952年，因工作需要，我被安排当了营里的会计。有一天，在后勤部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收党费的那个山西兵。他个子不高，看上去二十出头，脸圆圆的，皮肤被南疆的风霜蚀得有几许粗糙，目光中有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的沉稳与从容。

几个月后，营里新来了一个副教导员，姓郭。我一看，原来正是那个“山西兵”，他叫郭树润。

在营长鼓励下，这位战斗中冲锋陷阵的“山西兵”，鼓起勇气向我走近。这天上午，他与我在路上“偶遇”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有人给你写了封信，你要不要看看？”我不假思索地回一句：“我不看，你留着吧……”然后，转身跑开了。

没想到，当天太阳西沉时，他戴着个大口罩走进我办公室，将一封信递过来：“小文，信是我写的。”他不敢直视我，慌张地丢下一句话，就夺门而出。我打开一看，天哪，居然是封表白信！我读得满脸绯红，却没有急于表态。在考察了半年后，发现他既有工作能力，又有责任心，是一个出色的军人，我这才答应了他的求婚。

1955年春节，空气中弥漫着喜庆气氛。营部会议室里，我俩与另一对新人，在战友们的见证下，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，然后男女双方握手，便完成了简朴的结婚仪式。随后，战友们把我的被子搬到郭树润的那间土坯平房，就算是把我嫁过去了。那天，我用小刀刮掉衣领和棉帽上的油腻印子，穿着旧军装。那个艰难岁月，没有新衣，更没有婚纱，但爱情的美丽，是用戍边的汗水与奉献精神装点的。

从这间土坯房开始，我与他人的人生交集了六十多个春秋。

喜得贵子，戍边军人超越血缘的深情

时光飞逝，转眼我结婚5年了，却一直没生个一儿半女。1959年春，我们回长沙探亲，被妈妈逼着到湘雅医院检查，才知道因丈夫在战场上受过伤，我们不可能生育了。

1961年，一纸命令下来，我丈夫郭树润被调往和田军区。和田环境比喀什更艰苦，没有一条好街和好道，且气候干燥。可我们在这厚土厚灰的“地角天涯”，意外得到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：一双可爱的儿女！

1963年，有一天，我丈夫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立刻眉开眼笑：“生了个丫头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电

话是战友张金全从策勒县武装部打来的，告诉我们，他妻子生下了三女儿，并且说他要履行自己的承诺。原来，张金全是从四川入伍赴疆的，与妻子已生育了两个女儿。得知老郭将终生无子，他动情地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娃她妈又怀上了，生下来是小子，我留着，给家里凑成一个好字。若是女娃就给你当女儿！”

两个军人之间深厚的战友之情，让出生才28天粉嫩粉嫩的小女婴，来到了我的生命中。丈夫给她取名小洁。

后来，我的老母亲，不顾体弱多病，千里迢迢从长沙辗转转到郭树润位于山西大山里的老家，将他弟弟的第五个小孩、三岁的小武，送到和田……母亲给我们凑成了一个“好”字。从此，我们有了一双儿女——郭洁和郭武。

不悔入疆30年

从喀什到和田，又从和田到莎车；从十多岁，到年过半百，我们在天山脚下，像胡杨林一样，坚韧而顽强地守望着南疆的山河。

1981年12月，老郭转业。我们才告别守护了30个春夏的边疆，回到湘江之滨的故乡长沙，在长沙机床厂安顿了自己的后半辈子，直到退休。一双儿女长大后，也成了长沙机床行业的员工，且都有了自已幸福的小家庭。

如今，我还有不少老战友留在新疆，其子孙也在边疆开枝散叶。当他们在电话里说起喀什、莎车、乌鲁木齐的美好变化，我心里就特别快乐，仿佛又站在沙枣花盛开的地方。



在丈夫90岁生日宴上，夫妻俩开心合影。

采访手记

她的晚年过得闲适从容

循着白果园古老的麻石路前行，我的目光在几幢老公馆门前的牌号上掠过，很快找到了采访对象文祝健老人住的院子。

看得出院落是城市改造时修整过的。修旧如旧的小院，古雅整洁，有闹中取静之妙。走到小院纵深处，上到一幢老楼的三层，抬眼就看到第一户人家门口茂盛的花木，红花绿叶，一派生机。门是打开的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子，笑着把我迎进门。她说自己是文祝健老人的女儿郭洁。然后，她指了指客厅沙发上坐着的穿绿底白波点衣服的老人：“这是我妈妈，知道你来做采访，早就坐在这里等你了。”

文阿姨衣着光鲜，脖子上戴着褐色串珠项链，花白发被发夹固定在耳后，面颊饱满，眉目含笑，看得出晚年生活过得闲适从容。我挨她坐下，听她聊起当年去新疆的事。文阿姨88岁了，看上去身体还蛮结实，就是听力很差，说话得提高嗓门才行。谈到在新疆的往事，她记忆犹新，一口中气十足的长沙话，如瀑如泉。

文阿姨的女儿郭洁，一面热情地泡茶、切西瓜，一边闲聊道：“唯一有点小遗憾，是父亲为我们做出了‘牺牲’。他是刘胡兰的家乡人，1945年从山西文水县从军，参加革命，本该算离休，但为了成全我娘老子回家乡的心愿，他从新疆部队退役时，跟我娘老子回到了当时还没有离休干部安置点的长沙，才算转业，后来按普通身份办的退休……但父亲无怨无悔，与全家人在湘江边安营扎寨，活到91岁高龄，去年才离开……另外，早在我亲生父亲因病辞世前，亲姐姐们通过湖南卫视的《真情》栏目，联系上了我，血脉亲情重续了。虽然亲生父亲离世了，现在知道家人日子都过得不错，我也很欣慰……”

郭洁把里屋墙上的相框拿出来，一张张介绍道：这张是爸妈结婚那年的照片，你看我爸帅气不？我妈妈还留着两条辫子呢……那张是妈妈2005年游乌鲁木齐时，老战友重逢时的留影……

文阿姨则指着相框中C位上一张照片：这张我与老头子的合影，是在儿孙们给老头子过九十大寿的宴席上照的。老郭当时都没有一根黑头发了……我们在世的“湘女”老战友，也不多了。你们来采访，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，告诉给后人，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